

西汉自高祖刘邦立国，经惠、文、景帝，到汉武帝即位之初：“汉兴六十余载，海内艾安，府库充实”（《汉书·公孙弘卜式兒宽传》）。

汉武帝在位期间，虽雄才伟略，却好大喜功，穷兵黩武，起居奢侈。由于“外事四夷之功，内盛耳目之好，征发烦数，百姓贫耗”（《汉书·刑法志》），到汉武帝晚年，汉朝已是“海内虚耗，户口减半”（《汉书·昭帝纪》）。

汉武帝的连年征战、穷奢极欲，导致国库空虚，为了弥补用度，汉武帝允许买官和犯法者以钱赎罪。“用度不足，乃行一切之变，使犯法者赎罪，入谷者补吏，是以天下奢侈，宦乱民贫，盗贼并起，亡命者众”（《汉书·贡禹传》）。

吏治混乱，富者越富，穷者越穷，社会矛盾日趋激化，各地纷纷起义。“百姓贫耗，穷民犯法”（《汉书·刑法志》）。

“盗贼滋起。南阳有梅免、百政，楚有段中、杜少，齐有徐勃，燕、赵之间有坚卢、范主之属。大群至数千人，擅自号，攻城邑，取库兵，释死罪，缚辱郡守、都尉，杀二千石，为檄告县趋具食；小群以百数，掠掠乡里者不可称数。”（《汉书·酷吏传》）

汉武帝采用的政策则是任用张汤、赵禹、王温舒、咸宣、尹齐、杨仆等酷吏，实行残酷的高压政策。汉武帝之前，从高祖到景帝，历经四代皇帝《汉书·酷吏传》不过收录了两个酷吏，而汉武一朝，就有酷吏十一人。

刑罚一再加重。律令从汉初刘邦在位时的九章，增至三百五十九章，只大辟一项就有四百零九条，一千八百八十二事。以死刑为例比的刑法多至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。“文书盈于几阁，典者不能遍睹”（《汉书·刑法志》）。



即使如此严苛的刑罚，依然不能阻止走投无路的百姓起义。

汉武帝一直希望臣服四夷。但直到他死，四夷问题也并没真正解决。因为内乱，匈奴、西羌、西南夷、乌桓等外族的外乱也起。

汉武帝晚年，面对岌岌可危的大汉天下，想到秦朝亡于穷民起义的前车之鉴，才意识到自己一生之过，向天下颁布《罪己诏》：“朕即位以来，所为狂悖，使天下愁苦，不可追悔。”

只是汉武帝虽有心改过，却年事已高，无力回天，只能将一个风雨飘摇的大汉社稷传给了年仅八岁的汉昭帝。

万里荒漠，如火骄阳。
金子般灿烂的黄色，充盈在天地间。
人世间最受尊宠的颜色，在这里却是死亡的欢笑声。
刺眼阳光下点点反射的白光，那是动物的残骸，或者人的尸骨。

楼兰城外的白龙堆沙漠以龙卷风和变幻莫测的地形闻名。
没有熟悉的楼兰向导引路，几乎没有任何机会能活着走出这片大漠。
连绵起伏的沙丘上，一行数十人正在死亡边缘挣扎。
七天前，这帮汉人的楼兰向导背叛了他们，利用一场突来的沙暴，趁乱扔下了他们。
一行人，武功体力都不弱，但在残酷的自然面前，却如蝼蚁一般渺小。
如果再寻不到水源，他们就会永久地留在这里，变成那森白骨架中的一个。

赵破奴摇了摇水囊，这是最后的几口水了。
他将水囊捧给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。
少年的视线从他已经爆裂的唇上一扫而过，淡淡地说：“你喝了这几口水。”
赵破奴刚要说话，少年又低低补了句：“这是我的命令。”
众人都只当少年是赵破奴的亲戚，赵破奴借勘察西域的机会带出来历练一番，只有赵破奴知道少年的命令意味着什么。
赵破奴拿回了水囊，却没有喝，把水囊别回腰间。心中只有一个信念，他一定要把少年活着带出沙漠，即使用他们所有人的鲜血为水。

“你出入沙漠多次，这么多人中只有你最熟悉沙漠，我们能否活下去的关键就是你，把水喝下去，维持住你的清醒头脑，想法子带我们走出沙漠。即使我们都要死，你也应该是最后一个。”少年虽然说着事关生死的话语，语气却好像事不关己。

在沙漠中徒步七日，在饥饿、干渴、死亡的煎熬下，不少人的意志早已垮掉，面上满是晦败的绝望，可这个不过十二三岁的少年，虽然也是嘴唇干裂，面容憔悴，神色却是清冷淡然。

太阳毫不留情地蒸烤着大地，蒸烤着他们的身体。

他们的生命一点一滴地蒸发。

每一粒金黄的沙子都跳着死神的舞蹈，欢迎着他们的到来。

走在最前面的赵破奴忽地做了个停下的手势，所有人都停住了脚步。

少年看到赵破奴侧耳倾听的样子，也凝神去听。

“叮咚、叮咚……”

若有若无的铃铛声。

几个人惊喜地大叫起来：“驼铃声！是驼铃声！”

从死亡的阴影中看到一线生的希望，这个好像还远在天际的铃铛声不啻是天籁之音。

少年却依旧面色清冷，面临死亡时，他没有黯然绝望，有生的希望时，他也没有喜悦兴奋，透着一切都事不关己的淡漠。

赵破奴挥了挥手示意众人安静：“铃声有些古怪，如果是商旅的骆驼队，声音不应该这么单薄。听着好像只有一匹骆驼，可有几个人敢孤身穿行大漠？地处西域，来人是友是敌还不一定，提高警惕。”

“叮咚、叮咚……”

伴着驼铃声，大漠的尽头，在火一般燃烧的金黄色中，冉冉飘起一团绿影。

七天未见绿色的人，顿生亲切感，少年也不禁觉得干渴淡了几分。

待近了时，众人才看清一匹小小的雪白骆驼上侧坐着一个小小的人，不过七八岁年纪，一身绿衫，笑靥如花。

众人撑着脖子往后看，却再见不到任何人。

一匹神俊异常的骆驼，一个精灵可爱的女孩，众人只觉诡异，刹那间想起



许多荒诞的西域传说：雪山神女、荒漠妖女……

小女孩笑着向他们招了招手：“我娘让我来带你们走出沙漠。”

赵破奴问：“你娘是谁？就你一个人吗？”

小女孩诧异地说：“我娘就是我娘呀！怎么就我一个呢？”拍了拍骆驼，“我有铃铛，这是二哥送我的朋友。”指了指自己身后：“还有雪狼，娘吩咐她保护我。”

众人这才发现小骆驼身后还跟随着一头浑身银白的狼。

一只狼却让众人想到了矜持高贵的字眼。不怕狼的骆驼？不吃骆驼的狼？众人惊诧未完。

“还有……”小女孩又从衣领内掏出一个小竹哨呜呜吹了两声，仰头望着天上两只随哨声落下的雕说：“还有小谦和小淘，这是爹爹给我找的朋友。”

两只白雕还不大，但展翅间已显天空霸主的威严。

一只落在了骆驼背上，一只却想落到狼头上，狼警告地鸣叫了一声，伸爪欲扑，雕儿悻悻地飞起，却还不甘心地伺机盘旋着。

小女孩笑说：“小淘，不要逗雪姐姐了，就在铃铛背上休息一下吧！”

众人看得又是惊奇，又是好玩，也明白过来为何小女孩能找到他们。

赵破奴身子一震，心内骤然间翻江倒海，他一面细细打量着女孩，一面问：“你娘姓什么？你爹爹姓什么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娘为何命你带我们走出沙漠？”

“哎呀！大叔叔，娘亲就是娘亲呀！我叫云歌，我娘说有位赵叔叔对她有恩，就让我来领路了。你们走不走呢？还要两天才能出沙漠呢！”

云歌侧坐在骆驼上，说话时，两只脚一荡一荡。

一双葱绿的鞋子，鞋面上各缀着一颗龙眼大的珍珠。一只鞋她倒是规规矩矩地穿着，一只鞋却是半趿着，露出一截雪白的纤足，随着她一荡一荡，在绿罗裙间若隐若现。

云歌看到少年望着她的脚看，因为还是天真烂漫的年龄，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，反倒朝少年甜甜一笑。

少年却是年少早慧，已懂人事，本只是因为美丽而欣赏的无意之举，被云歌一笑，脸却不禁红起来，匆匆移开了视线，身上不合年龄的清冷漠然淡了几分。

赵破奴看不出来这个小姑娘是天真未解事，还是故意相瞒，知道再问也问不出名堂来，只能作罢。一对雕儿的名字触动了往事，心中伤痛难说，虽知道万分不可能，可还是隐隐盼着自己的胡思乱想是真：“我姓赵，云歌儿，那就烦劳你领路了。”

云歌跳下骆驼，笑向赵破奴恭敬地行了一礼：“赵叔叔，云歌代娘亲给您问安。”又指着骆驼背上挂着的一排水囊：“这是给赵叔叔的。”

众人未等她语落，已经齐声欢呼，一扫先前的沉郁，笑闹道：“赵爷，就知道您是我们的救星！”

赵破奴解下一个水囊正要给少年送去，却发现云歌已经拿了自己的水囊给少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少年仿似没有听到云歌的问题，沉默地接过水囊，沉默地喝着水。

其他人都一连声地对云歌道谢，少年却没有一声谢谢，甚至一个表示谢意眼神都没有，神情清淡到近乎冷漠。

云歌倒是一点不见怪，背着双手，仰着脑袋，笑眯眯地看着少年。

少年将水囊递回给云歌时，望见她弯弯如月牙的眼睛，终于淡淡说：“赵陵。”

云歌立即清脆地叫了一声“陵哥哥”，配着一个明媚如人间四月天的笑颜，从未被人如此唤过的赵陵只觉惯常黑漆漆的心中投入了一线阳光。



富丽堂皇的屋宇，青铜熏炉中的袅袅青烟让高坐在上端的人面目模糊。

一个四岁的小儿正立在宴席中央，背着双手诵书。

“……众圣辅德，贤能佐职，教化大行，天下和洽，万民皆安仁乐谊，各得其宜，动作应礼，从容中道。故孔子曰：‘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后仁。’此之谓也。尧在位七十载，乃逊于位以禅虞舜。尧崩，天下不归尧子丹雘而归舜。舜知不可辟，乃即天子之位，以禹为相，因尧之辅佐，继其统业，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。孔子曰：‘《韶》尽美矣，又尽善矣’，此之谓也。至于殷纣，逆天暴物，杀戮贤知，残贼百姓……”

两侧旁听的人都面露惊叹，神童之名果非虚传。

高坐在上方的老者也难得地笑着点点头。

小儿背完书，刚想如往常一般扑进母亲怀中，又立即记起母亲事先一再叮嘱的话，于是一副大人模样地作揖行礼，然后挺直腰板，板着面孔，一步一顿地踱着小方步退回到自己的位置。

他看没有人注意，立即冲母亲做了个邀功的鬼脸。

侧坐在老者一旁的女子含着笑轻点了点头，示意他坐好。



风和日丽的夏日，蝉声阵阵。

五岁的小儿藏在书房的帘幕背后，一双乌黑灵动的大眼睛盯着外面。

外面脚步匆匆，一个女子温柔的声音：“陵儿。”

小儿惊慌下，立即想出声阻止，可是已晚了一步。

只听见齐齐的尖叫声，放置在门上面的水桶已经随着女子推门的动作翻倒。

一桶混了墨汁的黑水全部倒在女子身上。

女子从头到脚变成了落水的黑乌鸦。一旁的侍女吓得立即黑压压跪了一地。

小儿的贴身侍从于安早已吓得瘫软在地，心里万分悔恨。他才刚做贴身奴才，才刚学会谄媚，才刚贪污了一点钱，才刚摸了一把侍女姐姐的手，难道天妒英才，不给他机会做天下第一奸诈奴才，就要要了他的命？

小儿紧张地拽着帘子，母亲最爱美丽，这次肯定完了！

女子在屋子门口静默着站了一会儿，刚开始的不能置信和惊怒，都慢慢化成了一脸无奈：“陵儿，出来！”

小儿从帘子后探了个脑袋出来，快速晃了一下，又缩了回去：“阿姐把我画的画给剪了，我是想捉弄阿姐的。我会背书，会写字，会听先生的话，会不欺负阿姐，会……”

女子走到小儿身前，揪着小儿的衣服领子把他拽出了帘子，用力给了小



儿一个拥抱，又在小儿脸上揉了几把。

小儿越来越害怕，终于停下了嘴里的唠叨，低下了头：“我错了。”

女子看到他的样子，蓦然大笑起来，对身后的侍女吩咐：“你们还跪着做什么？还不快去准备沐浴用具？要最大的浴桶。”

小小的人儿本来衣饰精致，此时却也是满身墨水。他瘪着嘴，看着母亲，一脸的敢怒不敢言，母亲肯定是故意的。

自从三岁时失足落过一次水，他最讨厌的就是在浴桶里洗澡。

女子看到他的样子，笑着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下：“是洗澡，还是领罚，自己选。”

小儿刚想说“领罚”，看到女子眼睛瞟着于安，立即耷拉下了脑袋。

果然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，人家一个就很凄惨了，他却是两个都有，认命吧！



重重叠叠的帘幕。

他曾经躲在这里让母亲找不到，在帘子内偷看母亲的焦急；

也曾经躲在这里，突然跳出来吓唬过母亲和阿姐；

也在不愿意听先生授课时躲到过这里……

可是今天，他一点都听不懂帘子外面的人的对话。

他只觉得害怕，一种从没有过的恐惧。母亲正在跪地哀求，她的额头都已经磕出了血，可为什么父亲仍然只是视线冰冷地看着母亲？不是所有人都说他最宠爱母亲吗？

“为了陵儿，你必须死！”

父亲只是说着一个最简单的句子，他却怎么都不能明白。

为什么为了他，母亲要死？他才不要母亲死！

他正要从小帘里钻出，身后的于安死死扣住了他的手和嘴。

于安满头冷汗，眼睛中全是哀求。他在于安的按压下，一动不能动。

两个宫人拖了母亲出去，母亲原本的呜咽哀求声，变成了凄厉的叫声：

“让我再再见陵儿一面……陵儿，陵儿，陵儿……”

母亲额头的鲜血落在地面上。

一滴，一滴，一滴……
渗透进地板里，成为他心上一生都抹不去的痕迹。
那血腥气永远都飘浮在大殿内，也永远飘浮在他的鼻尖。

母亲时而哀求悲痛，时而绝望凄厉的声音，在黑暗的大殿内，和着血腥味，徘徊不止。

夜夜，日日，月月，年年；
年年，月月，日日，夜夜。
从没有停止过……
陵儿，陵儿，陵儿……
母亲额头的血越落越急，越落越多，已经淹没到他的胸口。
“母亲，不是我的错！不是我的错……”
是你的错，是你害死了你的母亲，是你的错……



赵陵整个人在毯子里缩成一团，一头冷汗，却紧咬着嘴唇，一声都不肯发出。

“陵哥哥，陵哥哥……”云歌轻摇着赵陵。

赵陵从噩梦中醒来的一瞬，一把推开了云歌：“大胆奴才，谁准你……”

等看清是云歌，看清楚自己是睡在苍茫广阔自由的天地间，而非暗影重重的殿堂内，他立即收了声音，眼神渐渐从冷厉变成了迷茫。

云歌被赵陵推得一屁股坐到地上，却只是揉着屁股，小声地问：“你做噩梦了吗？”

赵陵定定地看着夜色深处，似乎没有听见云歌的话。

云歌坐到篝火旁，在自己随身携带的荷包里，翻了一会儿，找出几枚酸枣丢进水中，待水煮开后，端给赵陵。

赵陵盯着云歌手中的杯子，没有接的意思。

云歌轻声说：“颜色虽然难看，可效果很好，酸枣有安定心神的作用。”

赵陵依然没有动。云歌的眼睛骨碌碌转了一圈：“我不肯喝药时，我娘都



给我唱歌哄我喝药，我也唱歌给你听好不好？”

云歌张口就要唱起来，赵陵看了一眼沉睡的众人，端过了碗。

云歌笑眯眯地望着他，赵陵喝完水，一声不吭地躺下睡觉。

云歌拥着毯子看了他一会儿后，往他身边凑了凑。

她凑一寸，赵陵沉默地后退一寸，云歌再凑一寸，赵陵又后退一寸，云歌再凑一寸，赵陵又后退一寸……

赵陵终于忍无可忍，压着声音问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我睡不着，你正好也睡不着，那我们说会儿话，好不好？你给我讲个故事好不好？”

“不会。”

“那我给你讲故事。”云歌未等他同意，已经开始自说自话：“有一年，我爹爹带我去爬雪山……”

赵陵本想装睡，让云歌停止唠叨，可云歌却自己一人讲得很是开心，讲完了她的雪山经历，又开始讲她的二哥、三哥，赵陵冷着声音说：“我要睡觉了。”

“那你睡吧！我娘给我讲故事时，我也是听着听着就睡着了……我三哥和我去大秦时，我五岁。大秦有很多人是金黄色的头发，碧蓝色的眼睛，很漂亮。不过我不喜欢他们，他们把狮子饿很多天，然后放了狮子出来和人斗，很多人坐在那里看，我讨厌看这个，三哥却顶喜欢看。他们送给爹爹两头小狮子，被三哥拿了去养……你肯定不相信，但我发誓真有这样一个国家……”

云歌还想啰唆，赵陵截断道：“天地之大，无奇不有，为什么不相信？先帝在位时，安息和条枝已有使者来拜见过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中都有记述。既然西域再向西能有繁华可比汉朝的安息帝国，那安息的西边也很有可能有别的国家。听闻安息商人为了独霸我朝的丝绸，从中间获利，才不肯将更西之地的地形告诉西域胡商和汉朝商人。”

云歌和别人讲述她的故事时，很多人都嘲笑她胡说八道，第一次碰到有人相信，一下兴奋起来：“你相信我的故事？确如你所料，大秦就在安息之西，你去过安息吗？安息也很好玩。”

赵陵没有理会云歌的问题，云歌等了一瞬，见他不回答，笑了笑，又自顾自地开始讲自己的故事。

赵陵这次却没有再出声阻止，只是闭着眼睛，不知道是睡是醒。

赵陵从小到大，碍于他的身份地位，从没有人敢当面违逆他，和他说话时



都是或谨小慎微，或恭敬惧怕，或谄媚顺从。

他第一次碰到云歌脸皮这么厚的人，偏偏还厚得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，一点眼色都看不懂。

本来只是无奈地忍受云歌的噪声，可渐渐地，他在不知不觉中开始真正听云歌的故事。

从塞北草原到大漠戈壁，从珠穆朗玛峰到帕米尔高原，从惊涛骇浪的大海到安静宁和的雪窟，从西域匈奴的高超马技到大秦、安息奇巧的工艺……

云歌的故事中有一个他从未接触过的世界，是他在书册中读到过，却绝不可能看到和摸到的世界。

对他而言，那是一个近乎传说的世界。

最后是他仍然在等着她的下一个故事，云歌却在“……那只小狼竟然会偷东西，还是贪财的小偷，专偷那些晶晶亮的宝石……我快被它气死了……我就打它屁股……打它屁股……”的断续声中睡去。

赵陵缓缓睁开了眼睛，翻了个身子，凝视着云歌。

即使在睡觉，云歌的眉眼间也充满了笑意，如她的名字一般自在写意。细密且长的睫毛，在星光下，如两只小蝴蝶正在休憩。

云歌睡觉很不老实，裹着毯子翻来翻去。

眼看着越翻离篝火越近，云歌的头发已经要闻到焦味，她却依旧睡得人事不知，赵陵只能万般无奈地起身把她拽回来。

她又朝着赵陵翻过来，越翻越近，赵陵轻轻把她推开，她又翻出去，翻向篝火……

拽回来，推出去，拽回来，推出去……

赵破奴第二日醒来时，看到的一幕就是：云歌抱着赵陵的胳膊，正睡得香甜，嘴边犹带着笑意，不知道做了什么好梦。而赵陵却是一个古怪至极的姿势，拽着云歌衣袖一小角，似怕她跑掉，又似怕她接近。明明睡得很沉，偏偏脸上全是疲惫无奈。

其他人都笑起来，赵破奴却是吃惊地瞪了云歌和赵陵半晌。早就听闻赵陵睡觉时，不许任何人接近，甚至守在屋子里都不行，只有于安可以守在门口。一路同行，也的确如传闻，云歌怎么让赵陵屈服的？



走完这段戈壁，进入前面草原，就代表着他们已经进入汉朝疆域。

赵破奴的神情轻松了几分，幸不辱命，终于平安。

雪狼忽然一声低啸，挡在了云歌身前。

赵破奴立即命众人围成圈子，把赵陵护在了圈子中间。

不一会儿就看见几个衣衫褴褛的人在拼命奔跑，有汉朝官兵在后追赶，眼看着他们就要跑出汉朝疆域，可利箭却从他们背后穿胸而过，几个人倒在地上。

云歌看到箭飞出的刹那，已经驱雪狼上前，可雪狼只来得及把一个少年扑倒在地。

“大胆狂徒，竟然敢帮钦犯。杀！”马上的军官一挥手就要放箭。

赵破奴立即叫道：“官爷，我们都是汉朝人，是奉公守法的商人。”

军官盯着他们打量了一会儿，命令停止放箭，示意他们上前说话。几句问话，句句不离货物和钱。

赵破奴已经明白军官的意思，偷瞟了眼赵陵，双手奉上一个厚重的钱袋：“官爷们守护边防辛苦了，请各位官爷喝酒祛寒。”

军官掂量了一下手中的钱袋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你们来往一趟汉朝西域就可以回家抱老婆孩子，我们还要在这里替你们清除乱民。”

有人早就看军官不顺眼，刚想发作，被赵破奴瞪了一眼，只能忍气沉默。

赵破奴命一旁的人又奉上一袋钱，军官才勉强满意：“你们可以走了。”

云歌却不肯离开，执意要带那个已经昏厥过去的少年一起走，赵破奴无奈下只能再次送上钱财，向军官求情，军官冷笑起来：“这是造反的乱民，死罪！你们是不是也不想活了？”

赵陵冷冷开口：“他才多大？不过十三四岁，能造谁的反？”

军官大怒，挥鞭打向赵陵。

云歌一手轻巧地拽开了赵陵，一手轻扬，只见一团黑色的烟雾。军官捂着眼睛哭喊起来：“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。”

其他士兵立即拔刀挽弓，眼见一场血战。

云歌不知害怕，反倒轻声笑起来：“乖孩子，别哭，别哭！你的眼睛没有事



情,不是毒,是西边一个国家出产的食料,只是让你一时不能打人而已,回去用清水冲洗一下就没事了。”

一直清冷的赵陵,听到云歌笑语,看到军官的狼狈样子,唇角也轻抿了丝笑,负手而立,一副看好戏的样子。

这两个人……年龄不大,脾气却一个比一个大!

为了这一队官兵日后能保住性命,只能牺牲自己了。

赵破奴无奈地叹了口气,一面大叫着不要动手,一面从怀中掏出一卷文书递给军官的随从:“这是我们出门前,家中老爷的一封信。”

随从正要信手打开,瞟到文书上的封印,面色大变,立即接过细看,又趴在军官耳边嘀咕了一阵。

军官忙连连作揖:“您怎么不早说您是赵将军的亲戚呢?误会,全是误会……”

军官又是道歉,又是要还钱,还说要请他们去喝酒吃饭,终于在赵破奴一再拒绝,一再表示不介意,还和军官称兄道弟了一番后,官兵们才离去。

众人都嬉笑起来:“赵爷,您怎么对他们那么客气?这不是折他们的寿吗?”赵破奴却是看着赵陵好似清淡淡的神色,心中重重叹了口气。

救下的少年估计是饿过头了,又连日惊怕,直到晚上才醒转。

醒来后,一滴眼泪都没有,只是沉默地吃饼,一连吃了八张,还要再吃。

云歌惊叫起来:“你会撑死的!”

少年仍旧死死盯着饼子:“吃了这一顿就没有下一顿了。撑死总比饿死好。爹说了,饿死鬼连投胎都难。”

云歌皱眉看着少年,一向很少说话的赵陵突然说:“把剩下的饼子都给他。”

云歌立即将所有的饼子收到一个布囊里递给少年,少年抬眼盯向赵陵,一脸迟疑,赵陵微微点了下头。

少年接过布囊,紧紧地抱在怀里,生怕有人会抢走的样子。突然间,他的眼泪就掉了下来:“娘,我有吃的了,娘……爹……我有吃的了,你不要把妹妹卖掉……娘……娘饿死了,爹……我爹死了,我爹也死了……”

刚开始是无声地落泪,渐渐变成了号啕大哭,最后变成了撕心裂肺的哭

叫声，一声声敲裂了宁静的夜色。

因为收成不好，他们实在交不起赋税，可如果不交赋税，官老爷就要收走土地，为了保住土地，父母只好把妹妹卖了。

可是第二年因为闹了蝗灾，收成还是不好，交过赋税，他们是一点吃的都没有了，村里的树皮都被扒光了，饿极了甚至连土都吃。

实在活不下去，有人说去富贵老爷手里抢吃的，他们就去抢吃的了，然后官府说他们造反，他们觉得不管了，只要能活下去，造反就造反吧！可是他们还是一个一个都死了，都死了……

“为什么你们有吃的？为什么我们没有吃的？娘说这是命！是谁规定的命？”

少年满面泪痕，视线从他们脸上一个个盯过，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他的问题。

“和我们一起造反的识字先生说是皇上的错，因为皇上老是要打仗，为了打仗就要好多钱，所以赋税一再加重，人们交不起赋税，就没了土地，变成了流民；为了镇压流民，刑罚只能越来越重，一点小罪就要株连全家！既然是皇上的错，那为什么不许我们造皇上的反？为什么还说造反是错的？”

赵破奴连着说了几声“不要说了，住口”，都没能阻止住少年的话语。

云歌其实听不大懂少年的话，只觉少年可怜，于是边听边点头：“我犯错时，娘亲都会罚我站。如果是皇上的错，的确应该造他的反，你们没有错。”

赵破奴已经不敢再看赵陵的神色，唯一的感受就是想仰天长哭，难道是他杀孽太多，老天打算选择今日惩罚他？

赵陵目视着篝火，徐徐说：“官逼才民反，不是你们的错。”

少年说：“救命之恩不可忘。我听到大家叫你云歌，小公子，你叫什么？”

赵陵道：“你并没有欠我什么，不必记住我的名字。”

少年未再多问，紧紧抱着饼子和水囊，起身朝夜色深处走去：“你们是富贵人，我是穷人，我们的命不同。我应该谢你们救我，可也正因为你们这样的富贵人让我娘和我爹死了，所以我不能谢你们。我叫月生，我会记住你们的救命大恩，日后必报。”

“喂，你去哪里？”云歌叫道。

“不用担心我，我一定会活下去，我还要去找妹妹。”少年回头深看了一眼云歌，身影一瘸一拐地融入夜色中。



围着篝火坐着的众人都沉默无语。

半晌后,才有一个人低声说:“现在的地方官吏大部分都如我们今日碰见的那个兵官,欺软怕硬,欺善怕恶,见钱眼开,对上谄媚,对下欺压,义正词严地说什么大汉律法,不能放人,可转眼就为了惧怕权贵,把人放了。”

赵破奴已经连阻止的力气都没有了,只能大叫:“天晚了,都睡觉!”

赵陵起身向外走去,赵破奴想跟上去,赵陵头也未回地说:“我想一个人走一走。”

赵破奴为难地立在那里,云歌朝赵陵追去,向赵破奴指了指雪狼,示意他不要担心。

赵陵走了一路都没有理会云歌,后来索性坐到草地上,默默盯着夜色尽头发呆。

云歌在他身后站了良久,赵陵一直一动不动。

云歌用黛笔在自己手上画了眼睛眉毛鼻子,一只手的人有胡子,一只手的人戴着花。

云歌把手放到赵陵眼前演起了手戏,一会儿小姑娘的声音,一会儿老头的声音。

“你为什么不开心?”

“我没有不开心。”

“你骗人,不是骗自己说没有不开心就可以开心的。”

老头子板着脸不回答,戴着花的手又问:“你为什么整天冷着脸?”

“因为我觉得这样看上去显得我比较深沉,比较与众不同。”

“虽然我觉得你冷着脸挺好看,可是我觉得你笑一笑会更好……”

“云歌!”赵陵忍无可忍地扭过头,看见的却是一张比星光更璀璨的笑脸。

两人鼻翼对鼻翼,彼此间呼吸可闻。

云歌轻轻说:“陵哥哥,我明天就要走了。”

云歌自己都不知道为何,语声忽然变得有些干涩。

也许因为赵陵是第一个能听她唠叨,也能听懂她唠叨的哥哥。她虽有两个哥哥,可因为父亲四十多岁才有的她,所以二哥年龄长她太多,即使疼她,能说的话却很少。

三哥年龄差得少一些，却绝对没这个耐心听她嘀咕。昨天晚上，要换成是三哥，早拎着她的脖领子把她丢到大漠里去了。

赵陵愣了一瞬，才接受这个事实，是呀！她只是刚认识的小姑娘，她并不是会一直随着他回长安的人，可是这样明媚的笑颜……

恍惚间，他只觉得似乎已认识了她很久，也已经很习惯于她的唧唧喳喳。难道这就是“白头如新，倾盖如故”？

云歌看赵陵盯着她发呆，她笑着凑到他的眼前，朝他吹了口气：“我就要走了，不许你想别的事情，只许想我！”

云歌是天真烂漫的笑语，赵陵却是心蓦然急跳，猛地撇过了头：“云歌，你再给我讲个故事。”

这个似乎连话都懒得多说的人居然会请她再讲个故事！云歌喜悦地大叫了一声：“躺倒，躺倒，你一边看星星，一边听我讲故事。我有很多好听的故事。”

云歌未等赵陵答应，就扳着赵陵的肩让他躺倒，自己躺到赵陵身侧。赵陵的身子不自禁地就移开了一些，云歌却毫无所觉地顺势挪了挪，又凑到了赵陵身旁，靠着赵陵的肩膀：“你想听什么故事？”

赵陵的身子虽然僵硬，却没有再躲开，淡淡说：“讲讲你为什么脸皮这么厚！”

“啊！嗯？什么？哦！有吗……”云歌嘴里嗯嗯啊啊了半晌，终于泄气地说，“人家脸皮哪里厚了？我们家脸皮最厚的是我三哥，错了！他是压根没有脸皮，因为他除了吃什么都不在乎。其实我的脸皮是很薄的……”

云歌说着说着哈哈笑起来，笑声像银铃，在星空下荡开，听着她的笑声，赵陵恍惚地想着长安城的那座空旷寂寞黑沉的宫殿，也许有了云歌的笑声，那座宫殿会变得也如她的笑颜，温暖明媚。至少他的心，也许随着她飞翔过的脚步，也能飞翔于天地间。

赵破奴来叫二人睡觉时，看到的就是星空下并肩而躺的二人。

云歌靠在赵陵肩头，嘀嘀咕咕说个不停。赵陵虽然一声不吭，可神情却是从没有见过的温和。

赵破奴心中暗惊，大着胆子上前说：“已经很晚了，明天还要赶路，趁早休息吧！”

赵陵眼锋一扫，赵破奴只觉心中所思所想竟然无一能隐藏，腿一软，差点



跪下来。

“云歌，我有些渴了，你去帮我拿些水来，再拿两条毯子过来。”赵陵对云歌说。云歌笑点了下头，大步跑着去拿东西。

赵陵依旧躺着未动，凝视着头顶的星空：“云歌的父母是谁？”

赵破奴心中震惊，面上却不敢露出半分异样，恭敬地回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不知道？天山雪驼和汗血宝马被誉为西域两宝，先皇为了得到汗血宝马，发兵数十万攻打大宛，倾大汉国力，死伤无数，才得了宝马。这世间有几个人能用得起天山雪驼？还有大漠天上的王白雕，地上的王狼陪伴，云歌又说了你和她的娘亲认识，这般的人物在你认识的人中能有几个？”

“我真的不知道。对方指点我们走出大漠是一番好意，又何必追究对方来历？”

赵陵沉默了一瞬，轻描淡写地说：“我不是想追查他们的身份，我……我想留下云歌。”

赵破奴大惊失色，一下跪到了地上：“不可！万万不可！云歌的父母肯定不会同意！”

“这里不是你跪的地方，你起来。”赵陵唇角微翘，似笑非笑：“你是替云歌的父母担心，还是替我担心？我倒想见见他们，只要扣下云歌，她的父母即使是神龙，也要显身……”

云歌从远处一蹦一跳地过来，身侧的铃铛驮着毯子：“陵哥哥，水来了。”

赵陵向赵破奴挥了下手，示意他退下。

赵破奴面色沉重地起身而去，如果云歌真是她的孩子，那当年……当年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他不敢再往下想，心中只暗定主意，即使一死，也无论如何不能让云歌被扣下。

赵陵用毯子把两人裹好。

一狼、一驼卧在他们身后，两只雕卧在骆驼身上。

草原的夜空低而空旷，繁星缀满天，再加上他们这个奇怪的组合，有一种神秘幽静的美。

“陵哥哥，你还会来西域吗？或者去塞北？或者出海？听说南疆苗岭很好